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唐廣成先生杜元庭述

景四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汎兮之者
實皆為強道也功皆操大道也示
大難與為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
貴其身以成光天之業○義曰既明
有道之者得自知自勝之用能致毒
而不心今舉若之德行如大道之無
備不有其功不恃其物不為其大
能服其大業汎兮之道言可立可右
不物一方也封境也妙道中道也
物道不責大其身故成其專大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
名

既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
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
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義曰大道之體也疑而為真一融而為萬
化汎然不繫諭彼虛舟無塊然之質不昧
然而昏者非陰也無赫然之象不皎然而
明者非陽也懸天載地乾健而龍行非柔
也委和順物細入毫芒非剛也能顯能晦

能微能章汎汎然無所繫著也刻彫類狀
無所不為能應衆象也旁通萬境不局一
方可左可右也一以貫之為天下式無所
偏名也未始有封無涯無畧渙而散也無
所不無寂而歸也無所復有生化萬殊也

莊子齊物篇曰古之真人其知有所至矣
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
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其次以為有物矣而
未始有封此言天地初分人生其內品物
咸遂性識真淳心跡無為故無封執其次

以為未始有是非是非既彰道所以虧也
道既虧也則有偏名矣修身之士當體道
虛心無所執著以臻其妙理固當坦然無
為以合於道通乎大方歸於至理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既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
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
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俵又解云物不
辭謝於道爾
義曰天之高也道氣蓋之地之厚也道氣

載之萬物之繁也道氣備之非大道運氣
孰能致其高廣厚大繁多之功哉由道之
所化各得其生生成成全備之理矣道
之生物也無為而物自生道之化物也無
為而物自化雖因道而生化而大道不以

生化辭勞物亦不以生化之恩歸功於大
道亦如雨露之施也物自潤澤於下物既
不辭謝雨露之德雨露亦不以灑潤稱功
所以聖主臨人達賢利物如大道生成雨
露膏潤爾聖人忘功於上民忘帝力於下
則合乎至化矣

功成而不名有
注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
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既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
成而不以其物為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
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會不名有言忘功也
義曰言於有也則萬物之形各稟道氣物
得成就皆道之功非夫道氣稟之則生成
之功廢矣而道之妙本無有無名道之妙

用無窮無已物成而道不恃其力物生而道不有其功既不恃物為我功亦不執物為我有無皆派功用都忘不獨忘生物之功亦乃忘萬物之有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注愛養群材而不為主宰於物無欲可則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不可名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執成而不為主宰於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

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耳

義曰聲解義者如修詞之人云其可得乎是不可得也是詳之則經所云可名於小是不可名於小也道之生化萬億之類和氣周備巨細無遺畜之養之成之長之

愛護之功至矣茂養之恩普矣不為主宰各遂生成無心於物含育之恩大矣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有情有形飛沉動植纖芥之小丘山之大道氣覆育力無不周仁愛畜養而不為主物賴於道不以為功雖

觀鵬大軀回衆道而變化焦螟細品亦資道以裁成故秋毫之小也道氣存則溫柔潤澤道氣去則枯痺凋零秋毫不紊可謂之小充塞天下可謂之大不為主宰可謂忘功斯則道之用也能小能大而非小非大無所不小無所不大也

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注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為主可則名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難名矣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為主而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為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

義曰道生成於萬物物稟生成之功各歸功於道而道不為主任物自遂非道之大故聲解云可名於大乎所以可名於小是非小也可名於大亦非大也非大非小難可定名是難與為名也有萬不同者莊子

天地篇孔子曰夫道覆載萬物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不創心焉無為之謂也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此言有萬物之不同

我獨同之可謂富有天下也道無有二物則萬形於物則有萬不同於道則統之惟一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大道區德藏名

怕然無象是可名於小也萬物生者自生化者自化使各遂性不為之主是可名於大也亦猶帝王以道育物以德御民考六

氣之和順四時之令恩以篤之義以正之仁以愛之禮以齊之信以教之賞以勸之殺一草伐一木必以其時孜孜焉煦煦焉恣其失所也可名於小矣及夫物遂其性

民得其宜上下交歡天地和泰謙恭端穆讓德於天不為己有不為其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注是以聖人法道忘功不自為光大故能

成其光大之業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澤風偃化
物遂生成洪道忘功不自為尊大故能成
其光大之業爾

義曰聖人之理天下也愛民恤物巨細申

恩君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
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
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
高故其威業可大聖德可大以其不為大
故能此尊大在身之士汎然無若若雲之
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礙
於常物來斯鑿物雖廣不拘應用之心利
物雖多不矜利濟之德仁遠奮動未始為
私眾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
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
道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澤風偃化物遂生成洪道忘功不自為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爾

執大象天下往

注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
物性之矣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大道以
理天下無為無事物遂其生俟日觀風皆
歸有道故云天下往

義曰執用也大道非形不可執有聖人用
道可以理人為於無為事於無事動植飛
走各遂其生則航海駿奔梯山磨玉皆歸
用道之君矣俟日觀風者昔聚窟洲在巨
海之中使者朝貢於漢言於武帝曰臣之
國去此三十萬里國中常占候於天若東
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于呂連月不散若
中國將有有道之君矣臣國之主所以仰
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乃步

王所以成先大之業也象者道也亦
謂聖人無察察之政以傷官之故能
致天地交泰無大害而人歸者喻以
樂無所以八音未聞者悅其心也
才交陳嘗者道其口則行字為其也
上矣天下之人歸於有道者無此也
且言不文出口無味大矣無水能
莫求歷代用之其用
日新而未有窮焉矣

天林而峭猛獸搜奇輻而出神香濟弱水
度飛砂而朝於闕下艱苦道途十三年矣
斯則有道之主其德動天風雲效祥選選
慕德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矣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
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
政教之和乎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

義曰綏宴安也撫安養也泰康泰也平和
平也害傷害也四方之人慕我道德觀風
候日歸於聖人聖人因而綏安養之不以
教令督責之不以刑法傷害之故遠近之
人安其太平之政矣政教和平人俗康泰
然後功業光大故曰安平泰也論語曰遠
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斯
則帝道皇風無遠不屆矣

樂與餌過客止

注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
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

以致太平亦為萬物歸性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餅以味聚過客少留非長久也是以蓬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靜澹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疏樂者樂也餅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衆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留止爾

義曰人君有道天下慕之如行過之客過飲食聞音樂而為留止莊子至樂篇云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是也夫樂者歷代之所用也樂以象天奏之圓丘則天神降奏之方澤

則地祇升鼓之以和八風樓之以政四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有大武樂以和之人則安其性故為人之所重王者功成而作樂理定而制禮所以通天

口食畢而衆離雖留止於一時故難期於久永唯無為理國則衆歸而不可離有道

理身神全而不可散故下文云道出口淡無味又言用不可既則非同樂餌有竭盡

之期也蓬廬者結草之舍非久處之所仁義者以兼愛而親不可以久交非若體道

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詎可散乎察察者苛急之政也淳淳者和樂之風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注人君以道德清淨為之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

爾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為不言無為之教者初出於口淡然無味豈若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為滋味乎

義曰甘言美詞所謂有味也無為之理清淨之訓至道之言其出淡然安有滋味乎

俗中親譽之說即此經第十七章之詞也謂甘言以親之美詞以譽之或威令之言

以畏之狎慢之言以侮之雖其有味皆非

至道矣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注道以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殷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疏既盡也道化無為澹然平正既不為察察之苛急又不為滋彰之法今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品物无事故用不可盡也

義曰道之無言其於言也無味於口道之無形其於形也無見於目道之無聲也無聞於耳故咀嚙不得其滋味視聽不得其

見聞不同苛急滋彰之令驚民耳目矣物得其所以平直無私曰正法細曰苛微賦

迫促曰急禁令太明察察也法外立辟滋彰也滋多也彰顯也阜積也所以民之耳目自有見聞畏淫苛狂暴之刑逾於獲薄

懼督察滋彰之令甚若臨深投足措手不知其所矣豈若以道臨御不可見聞淳風

潛行萬物和暢用之不可以窮盡矣歲計

有餘者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得老聃之道居崑崙之山三年其俗大穰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言其德惠澤及於物而致豐穰況帝王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以道垂衣天下蒙其化信夫人之修道於身者心無思慮則神氣全情無嗜好則愛惡息不感於視聽不泊於恬和玄德潛充道可冀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景五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歸德也。此章明道或曰：道化人，所歸則安於平泰，則器則不可示人，物歸於德，以明道之微。○氣曰道之為化，應變隨機，其於上古也，則若任於道，不可用於德，民於和，故視不可見，聽不可聞，用不可說，及乎代，云薄俗已，遷此玄妙，難明，希夷，察測，將欲歛之，歸德，使民，清至，若殺，察，求，迴，避，聖人，教，經，代，之，主，持，權，變，之，機，示，歛，歛，開，張，之，門，以，遇，好，非，反，與，尊，嚴，典，之，用，以，檢，回，邪，情，好，非，可，復，於，為，喪，東，回，邪，可，得，於，正，直，明，此，指，變，疎，非，至，理，之，本，亦，乃，助，理，之，方，故謂為國本之利器也。用利器之主，亦猶用兵馬不得已，而用爾，爾須柔弱，其行似明，其機不以其權示於非人，如魚之不可失，水魚失水，則死，人失機則難，言曰陰謀外泄者，難易曰機，不害則害，身此之謂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蹶歛歛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眾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眾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眾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畧示方便，深達根原。

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畧具四門。夫根者謂智性之根也。人之所稟真元道性能生眾智如草木之根，生花結實，展轉相生，故名根也。性之生智亦如此。為稟受之性，由其氣也有清濁不同，性有利鈍，差別氣清和者生乃穎利，才智過人，明古達今，問一知十。此人根性既利了悟，圓通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見善如不及，聞惡如探湯，故能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方便之法，知進趣之途。不俟權道誘之，自達真實之教矣。四門者歛弱廢奪也。

蹶鈍根眾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歛歛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歛歛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為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譎。下文又云不可